

王冕的“清气”

荣 成

重生之地

邹贤中



梅花图 良佐 作

吾家洗研池头树，
朵朵花开淡墨痕。
不要人夸好颜色，
只留清气满乾坤。

这是元代著名画家、诗人、篆刻家王冕为良佐所画《梅花图》上题写的七言绝句,该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题诗中“只流清气满乾坤”，后世整理刊印时，将“流”改为“留”。

画面上，一枝折枝梅仿佛从仙境中探出，枝干秀挺，枝头花动，幽香袭来，白洁的花朵与铮铮干枝交相映照，彰显了梅花不畏寒冻，凛然傲放的风骨。

王冕（1287—1359），字元章，号煮石山农，浙江绍兴诸暨枫桥人，他出身贫寒，幼年替人放牛，靠自学成才，极富艺术才情与创造精神，性格孤傲，鄙视权贵。诗作多同情人民苦难、谴责豪门权贵、轻视功名利禄、描写田园隐逸生活。

王冕屡试进士不第，遂放旷江海，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，躬耕读书，并植梅花千树，自号“梅花屋主”。

梅花是王冕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，王冕爱梅，画梅，他画的墨梅，神韵秀逸，世称神品。明代刘伯温有诗赞曰：“能画梅花称奇绝。”明朝画梅高手姚浙诗赞：“王家元章传墨法，雪月风烟种种奇。”王冕尤擅墨梅，又是著名诗人，诗情画意在他笔下得到完美结合。他在冰肌玉骨的梅花身上，寄寓着自己高洁傲然的情怀。“吾家洗研池头树”，研，同砚，此句写明花开何处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实则点出了梅花所在的使诗人引以为傲的特殊地点位置。相传会稽山下有晋代王羲之的洗砚池，由于日日洗涤笔砚，把池水都染黑了，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墨池，王右军洗砚池，并旧宅在蕺山下，去县二里余。”王冕以有这样一位“吾家”的前贤自豪，而自己的“洗砚池头”堪与右军的媲美，是为了用墨笔画画梅花，这提升了墨梅的品位及人文底蕴，给人以无限遐想。透过“吾家洗研池头树”这句诗，我们不止闻到梅花的馨香，也闻到了“洗砚池”的缕缕墨香。

“朵朵花开淡墨痕”，是鬼斧神工的点题之笔，紧扣“题画”，紧承首句，又递进一层。池水因诗人练画刻苦而洗砚变黑，池边的梅树吸吮砚池渗透的墨水，花开时愈发神清骨秀、疏淡清逸。不经意间，我们忽地感觉到，九里山岸边树头的梅花与王冕画卷中的梅花都是淡墨染成的，这是一副与众不同的墨梅图！这种诗境和画境让人恍惚进入一种淡墨溢香的意境。

这两句诗如珠圆玉润，浑然天成，诗人其实是在向世人解释，为什么自己画梅花不用丹青彩笔，偏要用淡墨点染，为的是像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梅花一样，不以鲜艳的颜色增姿斗妍，而只求给人间留下梅花那极为可贵的清气，只愿散发缕缕清香永远充溢在天地之间。

墨梅诗，是一副有声的画。墨梅画，是一首无声的诗。

王冕的画和诗在元代都是第一流的，王冕在《梅谱》中说：“写梅作诗，其来一也。名之虽异，意趣实同。”又说：“凡欲作画，须寄心物外，意在笔先，正所谓有诸内必形于外矣。”在这精美的诗画中，诗人寓情、寓景、寓理于其间，在诗情画意中，融入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激情，诗人即梅花，梅花即诗人。

“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在诗人的画笔中，在画家的诗作里，这一株梅花别开生面，花团锦簇，透过这幅画、这首诗，展现出的是一个闪烁着历史光芒的诗人灵魂！

也许，它们伫立在那儿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只是我骑车来去匆匆未曾留意。一个残阳如血的周末黄昏，我在小区门口信步闲游，才有幸与它们相遇。那是一片荷兰豆苗，绿色的植株、心形的叶片，细细打量，叶片下缘具细齿。藤蔓正顺着主人斜搭在墙上的竹竿向上攀爬，展现出它们的勃勃生机。

将目光投向更远处，视野之内，沿着小区的外墙还种有众多青菜。我走近去，有辣椒、红薯藤、生菜……沿着外墙行走，我被这一溜青菜牵引来到一处三亩见方的半开发的荒地。说是荒地，因还有很多芦苇生长其上。芦苇下方，还有不少细微的杂草，它们共同组成了这片土地的生态。说是半开发，因荒地的部分杂草已被铲除，翻过的土地上，种上了红杆菜、白菜、辣椒、冬瓜等菜儿。它们一丘丘、一垄垄，丘垄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，想必是不同的农人所种。

前沿城市里还有这零碎的菜地，着实让我惊喜。随着近年城市一体化，郊外的农民也成了城市市民，他们靠分红和收取自家农民房租金就可以过上富足的日子。千百年来备受农人欺压的草欢呼雀跃，它们很快完成了对土地的占领，实现了草的重生。草的春风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大量的外来农人，特别是那些前来帮忙带孙子的老人，他们种了一辈子土地，有着严重的土地情结。见到土地荒置，甚感可惜。又不知道这土地的主人是誰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种下了一些青菜。后见无人来管，青菜的绿就一天蔓延开来。

见到这一幕，我心血来潮也效仿他们去市场买来一把小锄头，又选购了五棵辣椒

苗，除草、翻地、种菜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用了两个小时，我就开垦了一块约四平方米的菜地。辣椒苗种下去后，我竟多了一份牵挂，不时去菜地淋一下水，拔一下草。早年在乡下生活，那一块块巨大的土地望着就让人生畏；倒是如今，这方寸之地因为好打理反而别有趣味了。菜很快长起来了，我选择合适的角度，给辣椒树拍照，又配文发朋友圈里，竟引来一片点赞和艳羡之情。不少友人问，城市里居然还可以种菜？是啊，这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的。这么一想，就有了那么一点点诗情画意了。某日，我去爬山，在一处山脚竟然见到了数十株野生的紫苏。我大喜，这可是炒田螺、做鱼虾等荤腥菜肴的绝配。于是小心翼翼地连土拔出六棵紫苏苗，又匆忙赶回家中，将它们移植到我的菜地里。

我这一举动又引来了更多人效仿，他们纷纷加入种菜大军。半开发的荒地几乎都被开垦了，只剩下些许的杂草在风中瑟瑟发抖。周末，时常可以看见附近面熟但又叫不上名字的租友在菜地忙碌。大家还不时交流一下种菜心得，如此一来，我们就从租友变成了菜友。也许是工作忙碌，也许是离开土地已久导致技艺生疏，有的菜地自然不尽人意。但是，这又有什么呢？对很多人来说，在城里种菜，图的不是结果，而是那份享乐的过程。

望着眼前这片菜地，我想，大地本来就是草木自然的根据地。我们的到来，荒废多年的耕地得到了重生，也是菜的重生。菜的挤压，让草遭遇了灭顶之灾。也许某一天，随着我们这些还有土地情结的人逐渐老去，草会再次占领属于自己的土地，实现新生。

古代植树雅趣

陈卫卫

虽然古代并没有植树节，可古人却是超级爱植树的。特别是诗人墨客，尤其把植树当作一件优雅的赏心乐事。

清代文学家沈三白，擅长栽花种树、堆叠假山，常常能把庭院装点得幽静雅致。一个春日，沈三白在地上挖起一座土山，山中放置岩石，中间种植花草，又在山前栽种竹树或梅树作为篱笆，使原本没有山的平地立刻有了山的意境，沈三白称其为“小中见大”。

晋代诗人陶渊明自号“五柳先生”，说“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”，并且有诗句道：“孟夏草木长，绕屋树扶疏。群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。”足见他对柳树的感情之深。陶渊明的生活极为清逸，他在桃花源中享受闲适人生，堪称情怀悠远。

东汉时，大司徒邓禹隐居在有“香雪海”美誉的苏州邓尉山下，每天读书赏花，于简朴的草堂外亲手种下四棵柏树。虽然历经风霜雷击，至今依然为一道美景，与各色梅花相映成趣。清代乾隆皇帝巡游至此，见状叹为观止，赐四柏为“清、奇、古、怪”。“清”者，挺拔清秀，直至云天；“奇”者，薄皮相连，朽枝生绿；“古”者，纹理萦绕，盘旋螺曲；“怪”者，卧地三曲，状如走螭。

唐代文豪柳宗元一向提倡种树，被贬至柳州任刺史时，在城西北一片空地上种下两百多棵柑橘树，并写有一首七律《柳州城西

北隅种柑树》：“手种黄柑二百株，春来新叶遍城隅。方同楚客怜皇树，不学荆州利木奴。几岁开花闻喷雪，何人摘实见垂珠？若教坐待成林日，滋味还堪养老夫。”他开心地说，现在亲手种树，将来能够亲眼看到柑橘长大成林，有朝一日能以自己亲手种出的柑橘来养老，何尝不是一种人生乐趣呢？

明代书画家唐伯虎在桃花坞建了一处优雅家园，室名“桃花庵”，并且写有一首《桃花庵歌》描述了逍遥景致：“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。”每当桃花盛开的时节，唐伯虎常常邀请好友祝允明、文徵明来桃花庵小叙，在桃花树下对酒当歌，吟诗作赋。

唐代白居易堪称“种树迷”，他到哪里做官，就把树种到哪里。任忠州刺史时，白居易掏钱买花树，并率领童仆在城东荷锄、挖沟、引水，栽种了许多桃李杏梅等果树，以绿化荒山。在白居易的倡导下，忠州城内外到处郁郁葱葱、百花争艳。

